

满腔仇恨化烈火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毛主席语录

路线是个纲，纲举目张。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

青年，即使是青年工人，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。

编 者 的 话

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“**对青年一定要加强阶级教育**”的教导，为了适应广大青少年的迫切需要，我们选编了这本以忆苦思甜、回忆对比为内容的贫下中农家史《满腔仇恨化烈火》。

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**有比较才能鉴别。**”忆苦思甜，回忆对比，是向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的一种好方法。在革命战争年代，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，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新旧生活的鲜明对比，启发了阶级觉悟，认识了革命真理，走上了革命道路，参加了武装斗争。他们深深懂得了为什么而战斗，为谁战斗，因而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，都能立场坚定，勇往直前，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。解放以后，广大革命群众通过忆苦思甜，回忆对比，从亲身经历的变化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反对资本主义道路，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；也使那些生在新社会、长在红旗下的年青一代，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，懂得应该怎样保卫和建设得来不易

的社会主义祖国，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

编进本书的八篇贫下中农家史，从各个侧面反映了贫下中农在新旧社会不同生活的鲜明对比。读了它们，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阶级觉悟，增强阶级斗争观念，加深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理解，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。

本书在编辑过程中，得到了本省许多县、市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，在此表示感谢。这类读物，今后我们还将继续选编出版，希望有关方面能继续给予我们协助和支持。

由于我们经验不足，书中可能还存在着不少缺点甚至错误，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、指正。

一九七二年十月

目 录

九死获新生 永远干革命

- 黄岩县民主公社凉溪大队
党 支 部 委 员 胡仁来 (1)

旧社会残酷迫害我的一家

- 杭州市郊区党委委员 孙宝英 (21)

虎口余生血泪仇

- 天台县后求公社党委书记 朱广钗 (34)

四十四年长工恨

- 宁波市洪塘公社旧宅大队贫农 郑存文 (47)

姓姜的不都是一家人

- 江山县勤俭大队下中农 姜均成 (59)

抓丁仇

- 黄岩县百步公社胜利大队
党 支 部 副 书 记 王小美 (66)

牢记血泪恨 红心永朝阳

- 宁海县山头公社山头大队贫农 陈继妹 (76)

一株大樟树

- 绍兴县上旺大队贫农 董水泉 (87)

九死获新生 永远干革命

黄岩县民主公社凉溪大队党支部委员 胡仁来

我叫胡仁来，今年五十一岁。解放前，我和许许多多贫下中农一样，受尽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和压迫。喝的苦水呀，几天几夜也倒不完！

苦 苗 苗

我本来姓戴，不姓胡。

父亲戴老五给地主扛长工，成年累月，做牛做马，生了病，没钱医，眼睁睁地死去。抛下我母亲、哥哥和姐姐，当时我在母亲肚里还没出世。“一根灯芯半盏油”——总得熬下去啊，没办法，母亲改嫁给一个姓胡的长工。后来，当母亲生下我时，因为日子实在没法过，我这个姓胡的父亲不得不撇下我们，孤身只影跑到宁波去做苦役，从此一走十多年，杳无信息……。

我母亲勒勒裤带咬咬牙，拖着十岁的哥哥、七岁的姐姐，背着我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挖野菜，吞苦

水，靠讨饭度日。夜里，就躲进虎头山半山腰上的一间破茅棚里。虽说这茅棚不挡风，不遮雨，好歹也算是个住的地方啊！

但是，“老天落雨水涨河，穷人家，灾祸多。”到了我三岁那年的八月，一场台风，把我家的破茅棚刮倒了。这荒山黑夜，风又狂，雨又大，哪里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！我们一家四口，紧紧抱在一起，哭天，天不应；哭地，地不灵，哭着哭着，不知昏去几次！

到了第四天，风雨停了。母亲留下我哥哥和姐姐守着破茅棚，自己强打着精神，背着我，一步一跌下山去讨饭。她已三天三夜没粒米沾牙，这时头昏眼花，步步千斤，再也走不动了。她就把我放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，用一把稻草盖着我，说：“乖乖，娘去要点饭，就回来。”

在旧社会，穷人家的老鼠都饿得要搬家，哪有多多的吃喝施舍给我们呢！母亲捧着破碗，两眼泪汪汪，路过一家地主的台门口。狼心狗肺的地主婆，忽然喝出三条大狼狗，“呼——”地一声窜了出来，一下子就把我母亲扑倒在地，又是撕，又是咬。亏得有个讨饭的老婆婆看见了，她拄着打狗棍，三脚两步赶了过来，打跑了恶狗。但是，母亲已被咬得皮开肉绽，几乎半死了。

苦楝苦呵根连根，穷人穷啊心连心。就在讨饭老婆婆帮助我母亲死里逃生的时候，一个苦医生和老婆婆也救了我这苦苗苗的一条命。

我躺在石头上。三岁的苦孩子，原来就是一把皮包骨，又遭到三天三夜风雨和饥饿的折磨，这时，整个身子浮肿起来，一口气进，一口气出，手脚都在抽筋。有个苦医生路过看见了，问：“这是谁家的小孩？”

没有人应。

苦医生对迎面走来的一个“先生姆”说：“你救救这孩子吧。”

“先生姆”眼睛一斜，“呸”地啐了一口唾沫，说：“冻死只苍蝇、饿死条狗，由他去！”

苦医生愤愤地说：“你不救，有我们穷人救他！”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也是靠讨饭糊口的老婆婆。老婆婆一听，连忙把讨来的一点饭，熬成了半碗汤……。就这样，我喝了阶级亲人的半碗“救命汤”，才等到天黑，等到我母亲拖着被恶狗咬得血肉模糊的身子，满怀悲愤地回来……

抓 丁 仇

油锅里熬命，刀山上走路。讨饭卖柴，填糠咽菜，我这根苦苗苗，总算长到了十六岁。这时，哥哥已经进赘外乡，姐姐也出嫁了。

但是，抓壮丁的灾祸又来了。

有一次，我卖柴回来。半路上，碰到了伪保长。他蛇头鼠脑，冲着我“嘿嘿”地一阵冷笑，说：“胡仁来，今年轮到你的壮丁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一下子跳了起来：“我还只十六岁啊！”

“你架子长得不小了。”

“我不去！”

“去不去么，由你。有钱，钱苦；无钱，人苦。你交得出二十元银洋、三百斤大米，今年就免掉你，要不——”伪保长哼哼鼻子走了。

我匆匆回到破茅棚里，柴担一放，就把这事告诉了母亲。母亲一听，好比晴天一个霹雳。我们糠糠菜菜都填不饱，哪里交得出那么多的银洋和大米？母亲抱着我的头只是哭：“儿呀，我是地上的泥土吃了三尺深，才把你带到这样大的，你可不能让他们抓走啊……”

我替母亲擦干了眼泪，去找舅舅。舅舅听了，咬着牙，半天不吭声。忽然，他把桌子“砰”地一拍，大声说：“要我们当炮灰送死吗？我们坚决不去！”

但是，不去总得有个办法对付呀。在那豺狼当道的年头，我们工人、贫下中农为了逃壮丁，不给国民党法西斯卖命，被逼走过三条“路”：烂脚、砍手、

挖眼睛！就拿我的两个舅舅来说，我的大舅舅，为了逃壮丁，不得不用柴刀砍掉自己的一只脚，再敷上毒药，结果，刀口整整烂了二十多年，一直烂到死为止。我的二舅舅，也是为了逃壮丁，不得不磨快了柴刀，砍下自己的一节手指。现在，国民党反动派又逼着我走这三条“路”了！我没有泪，没有哭，只有满腔的悲愤，满腔的仇恨！

当毒药把我的右眼弄瞎的时候，我痛啊，痛得我眼前天昏地暗，满地打滚……我捏紧的拳头，没命地捶着，就象要砸碎这吃人的牢笼，罪恶的旧世界！

我痛，多少个阶级兄弟也和我一样痛着！在这个村子，就有三个穷兄弟为了逃壮丁，把自己的眼睛弄瞎了。还有许许多多的贫下中农把手砍了，把脚烂了。好好的眼睛，为什么要弄瞎？好好的手、脚，为什么要砍掉、烂掉？这都是万恶的旧社会，逼得我们穷人无路可走，只好横下这条心。我的眼，不是我自己把它弄瞎的。我的眼，是“刮民党”把它挖去了，是蒋该死把它挖去了。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个深仇大恨！

恶霸横行

瞎了一只眼，壮丁抽不到我了。我凭着年轻力

壮，每天起早落夜砍柴度日，慢慢地倒也积攒了几个钱，在自己的破茅棚边，买了一块亩把大的山地，开成了山园，种上番薯。

有个恶霸看到眼红了。他就叫狗腿子把山界埋到我的山地里。

我想：理在我这一边，我才不怕你呢。这是我的地，就不让你埋界！我背起山锄，管它三七二十一，辟哩啪啦，把他的界石敲个粉碎。

谁知这一下可捅到“马蜂窝”上了。恶霸怒气冲冲地带着狗腿子赶来了，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：

“姓胡的，你有种就站出来看看。”

我把两手往腰上一叉，说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狗腿子冲过来，不由分说，举起钉耙朝我头上就劈。我赶忙一闪，钉耙陷进地里半尺深。我趁势一把抓住狗腿子的衣领，举起铁拳，正待要打时，疯狗似的恶霸赶上来，照准我头上就是一棒。这时，我母亲看见了，她举起雪亮的柴刀，一声大叫，豁着命，从屋里冲了出来！恶霸和狗腿子都吓得脸色煞白，一转身，夹起尾巴就逃……

到了第二天，县里“守防班”的几个走卒带着几枝破枪上山了。

“你是胡仁来吗？”为头的问。

“干什么？”我冷冷地说。



“请你到乡公所走一走！”说着，几个家伙一拥而上，七手八脚地把我绑起来，押到伪乡公所，又押到县里。原来恶霸占地不成，用钱把我告上了。我在县“守防班”里关了十多天，每天被毒打，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，才一脚踢了出来。

但是，狗恶霸还是不肯放过我。

有一天，我到山下去卖柴。回来路上，只见我家茅棚一片火光冲天。我急急忙忙赶回家里，破茅棚只

剩下一堆冒烟的灰烬和几堵熏黑的石墙了！我母亲散着头发，哭着，骂着，额角上撞出了淋漓的鲜血。原来，狗恶霸又派狗腿子来放了火。

我望着这一堆灰烬，心头啊，压不住万丈怒火！我抡起扁担，说：“娘！我去和他拚了！”

娘一把拉住我，含着泪，摇摇头说：“儿呀，我们单人独马，哪里推得动他这块大石头。记着这笔仇吧，总有一天，我们要报仇！”

我咬着牙，点了点头……

地 主 逼 命

茅棚被烧时，正是清明前。我在山上种小租田的种子也烧了。我没法，只得背个破布袋下山去借，来到白象岙里一户地主家。那个地主装出一副挺“和善”的样子说：“你山上没有窝了，就住到我这里来吧。我这里有间长工屋空着，还有六亩小租田给你种，你把山上的小租田退了吧。”我因没法生活，只好答应了。接着他又主动借给我二百八十斤稻种。

我问：“利息呢？”

他满脸堆笑说：“以后说，以后说。”

谁知道，就这样上了他的圈套了。

自从种上地主的六亩小租田以后，我好比老山羊拉犁——拚着命干。到了夏天，收了稻谷，地主把我

叫了去。他算盘珠子拨弄来，拨弄去，除了交租外，二百八十斤的稻谷要我欠他五百六十斤！这么重的利息，我哪里还得出啊？狗地主皮笑肉不笑，说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秋天还我好了。”

到了秋收，地主又把我叫去。除了租子，说我还欠他一千一百二十斤稻谷的债。天哪，我一年到头，流血流汗，谁知收来的稻谷全部交给地主还不够！我还了粮食，剩下的就是几根稻草了。可是，“笑咪咪”的狗地主，这时却翻了脸，凶相毕露，把我的稻草也霸了去。

那一年，我妻子生下了孩子。她躺在床上，没有一口米汤进嘴，因为没有吃喝，不几天，就活活地饿死了！

妻子临死的时候，含着泪水说：“要把……孩子……养大……”现在，四十天就没了娘的孩子，有谁能养他呢？我东求情，西拜托，才找到了一对讨饭的老夫妻。

孩子送去不久，我买了两个烧饼去看他。一进门，只见儿子的头，好比煮软了的绿豆芽一样，歪倒在竹椅上，满脸满身都是又烂又臭的恶疮。我知道，老夫妻俩待我的孩子就象亲骨肉一般，但他们自己也经常是几天讨不到一口吃的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……

回来时，我的心象坠着千斤重的石头，进了屋，

“啪”地一声躺倒了，三天三夜转不过气。我住的这间长工屋，原先住过四个长工，有两个饿死、病死，有两个逃走，地主说这屋“不吉利”。我三天三夜没出来，地主的臭婆娘怕了。她趴在破窗格上一看，黑咕隆冬的，只见我直挺挺地躺在床板上，顿时吓得象老鸡娘一样乱飞乱叫。她连忙差人到虎头山去叫我母亲，说：“胡仁来老婆死了，胡仁来也死了。”我母亲哭着“天哪天哪”，赶下山，一头栽在我身上……

地主婆在外面骂：“人都死掉了，还哭个屁！快抬出去，我的屋不许你们的死人烂在里面！”

有几个贫穷老婆婆对我母亲说：“仁来怕是气郁着，你探一探他的心头还暖不暖？”

我母亲一探，果然心头还有一点暖。于是，几个老婆婆就熬汤的熬汤，摩胸头的摩胸头，搬弄了一夜，我才转过气来。我慢慢开了眼，看到母亲满脸都是泪串，说：“娘，你几时来的？”

“仁来啊，娘哭你一夜，叫你一夜，你都不应，你就忍心抛下娘？”

听说我活转来了，地主婆用手巾捂住鼻子，一扭一扭地走了进来。她说：“胡仁来，也算是菩萨保佑，也算是你命大。昨天夜里，我为你念了一夜的佛，烧了一楼的香，‘化解’了八元银洋，救了你一

命。现在你好了，还我‘化解’的银洋吧！”

地主婆根本不容我分辩，就拉过我的手，在她早就准备好的文契上，盖上我的朱罗印，把我租种她家的小租田，带着青苗收了去。临走时，连我的一口破锅也提走了！

我的母亲气疯了，她堵在破门口，一边哭，一边指着地主婆的鼻子痛骂。

比蛇还毒的狗地主，你们这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强盗！你们喝人血，吃人肉，害死了我的妻子，拆散了我的骨肉，现在，又趁人之危来逼钱，这哪里是逼钱，是逼我们穷人的命啊！

我 要 活！

那年头，正是日本鬼子侵略我国，到处抢、烧、杀的时候。“刮民党”的反动军队望风而逃，好象蚱蜢一样，一阵一阵地败下来，过一方，灾一方，荒一方。

我的身体还没有复元。

有一次，我从屋里爬出来，躺在稻草堆前晒太阳。晒着晒着，就睡去了。

忽然，一脚头踢在我的屁股上。我一下惊醒：原来是一个“刮民党”的黄狗子，倒叼着半截香烟，狼声狼气地吆喝：“爬起来，挑柴爿！”

我气愤地说：“我有病！”

“什么病不病！不挑，老子就砸死你！”说着，就用枪托没头没脑地打。

隔壁的穷老婆婆看见了，说：“啊呀，人都死掉了，你还打！”

“死了？”这家伙弯下身子，用手在我的鼻子前探了探，就三步两步赶到山坑边，提来一桶水，“哗”的一声泼在我的头上。

我醒过来，黄狗子还是要我挑。我挣扎着，挑着，走不了几步，就跌倒了。黄狗子又是打。就这样，一路跌，一路打，捱到半夜，才把一担柴爿挑到“刮民党”军队的驻地。黄狗子报告了一个当官的，说我装死、磨洋工。

“好啊。”当官的恶狠狠地走了过来：“我叫你装死！……”他们不给我半口吃、半口喝，却又给我一顿拳打脚踢。

黄狗子把我推出门外时，我已经半死了。夜，这样黑，这样冷，这样长。我迷迷糊糊地想：“胡仁来呀胡仁来，你就这样躺着死吗？不，我要活！我要报仇！”

第二天，我挣扎着爬了回来，见屋已经上了锁。我想：我屋里连口破锅都没有了，还怕偷吗？是谁好心，把我的门锁上了？好吧，我就躺在这屋檐下，等他给我开锁吧！